



边看边聊

一位住在美国东海岸的老太太,打电话向我诉苦。新冠疫情流行这几年,她和先生几乎没走出家门一步。日常购物,要么邻居、朋友,要么教堂的义工代劳。偶尔有访客,不敢打开家门邀请入内,只隔着玻璃打个照面,聊一会。可是近来颇多困扰。家靠近闹市,一些朋友来电问候,捎带问:能不能借用洗手间?她挺为难,最后婉拒了。朋友不高兴,说,新冠病毒的变种毒性已大大减低,和流感差不多,你小心过头了。老太太对我说,我今年85岁,先生92岁,如果受感染,谁敢说不是—锤子买卖?输不起啊!何况,附近有麦当劳,洗手间不是借不到。我深表赞同。

继而想,人,包括你我,往往是无意地教人难堪。类似的事一位朋友也遇到过,不止一次。他有一位表弟,资深建筑工,手艺了得,为人极热心。他家所有零碎的维修活,都由表弟负责。表弟干得好,只有一个毛病—吃饭。在浴室铺地板也好,在车库换水管也好,饭已做好,热气腾腾的菜摆上桌,全家老小端坐,都不举筷。主人出面,请表弟来。表弟说:“好嘛,马上来。”不料,这“马上”动不动是十分钟、二十分

钟。催了几次,表弟埋头干活,说,我做完才吃。然而,主人好意思让客人吃冷菜吗?他向表弟暗示了几次。表弟讶异地回应:何必等我呢?我自自安排嘛!表弟只想到自己的方便,却没顾及,等是主人必须遵循的礼数。于他,搁下活计,吃晚饭再干,与拖了又拖,效率上有多少

谈“体谅”

刘荒田

区别呢?他没想到,此举给表哥一家制造了毫无必要的麻烦。

所谓善体人意,就是周全地设身处地。欲达此,一个要点是不强人所难。我在国内时,友人相邀,去参加为他和太太结婚二十周年而举办的宴会。请柬载明:宾客一律带上配偶,以寓“双人对”的“意头”。我对友人说,我没问题,怕只怕被邀的并非全是佳偶。友人说,我先摸了底,感情亮红灯的不请。我无言。一句话没说出来:婚姻这双鞋子,即使里头从来没让脚舒服过,也不一定宣示于众。果然,一被邀者没领会主人的意思,独自赴宴,以“太太不喜欢热闹”敷衍。主人非要给他太太打电话,质问她为什么不履约。朋友才不好意思地承认,

近来家里冷战正酣,无法拉她来。宾主都落得不愉快。我以为问题出在请柬上,对别人的私生活干预太过。

不过,以上所列多半无伤大雅。博大的体谅,乃是悲悯。一位白人朋友,在旧金山下城一个最热闹的酒吧当调酒师超过二十年。我以前在同一酒吧当小工,是他的跟班。分别十多年后,街上偶遇,他告诉我,酒吧换了老板后,他不得不走人。我问为什么?他说过不了良心这一关。原来,他值的是晚班,直到凌晨一点酒吧打烊。“有些女孩子,贪玩,受不了朋友邀将,猛喝烈酒。我一看她脸色不对,就采取对策,先是劝告:当心外头有捡尸的,你是他们最理想的猎物。如果她不听,就往酒杯掺水,还是无效,就让她朋友把她带走。如果是陌生人,我要留下电话和地址。对其他客人,我也多个心眼,问清楚他是不是自己驾车,如果是,就不让他喝醉。我这样做,新老板不高兴,说,怪不得生意最好的晚班进账不理想。我说,出了人命你心里好过吗?他耸耸肩走了。我辞工时对老板说,你要对得起你的良心。”

这就是中国老话:怜蛾不点灯。明了人性的脆弱,别人陷于自毁的险境之前,拉他一把,比亡羊补牢更加优越。

清明前,89岁高龄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孟莉莉老师仙逝,与她心爱的越剧和观众告别。从此,周恩来总理口中的“小紫鹃”魂归天国,她带着永恒的美丽与艺术,与自己的恩师——永远的“林妹妹”王文娟老师相会了。

消息传来,不胜唏嘘,不久之前,耄耋之年的老人还参加了纪念王文娟老师逝世一周年的专场演出,印象中始终光彩夺目,精神矍铄,爽朗、干练,不改快人快语的本色,甚至毫不见一丝颓态。事实上,老人几年前就动过大手术,身体状况一直不好。尽管如此,只要是与越剧有关,与“王派”有关的事,孟老师总会积极参与,原因无他,只为她与恩师的情感太深太深。

印象里,这些年与孟老师接触,聊得最多的永远是王文娟老师。言语中,她总是钦佩恩师的高超艺术,某一个身段多么漂亮,哪一句唱腔格外讲究,说起来滔滔不绝,如数家珍。她经常由衷赞美恩师的勤奋努力,说起恩师的这本自传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,孟老师仿佛是自己出了书那般幸福激动:“老师写得真好!我佩服她!这本书真好看,我不记得自己看了多少遍!”她更会感动于恩师的大爱之心,无论是慈善义演还是慰问演出,只要身体允许,毫不计较个人得失,亲力亲为……而事实上,在孟莉莉的身上,恩师的这些珍贵且优秀的品德,她都有。

说她的艺术精湛,从她塑造的《春香传》中的香丹、《西园记》中的香君,到《孟丽君》中的荣兰等一系列角色中,观众亲切地称她为“丫头王”,就是最好的口碑。特别是《红楼梦》的紫鹃一角,更是传神、精彩,甚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与点拨。她在“焚稿”一场中,着重体现了紫鹃与黛玉非同一般的主仆关系,富有情同姐妹的深厚感情。在“哭灵”一场中,她对宝玉从不满到同情,均表现得层次分明。周总理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她时邀请她演唱“问紫鹃”,晚年更是经常在病榻前播放这段唱的录音,可见对其欣

赏的程度。

说她勤奋努力,更是绝非虚言。她曾和我说过,在越剧院演出,拼嗓子、论演技,绝对不可能超越徐玉兰、傅全香、范瑞娟那样的宗师,如何让自己有光彩,就要动足脑筋。尽管自己演的多是配角丫鬟,但从表演到唱腔,都要动脑筋,争做一片漂亮的绿叶。她的身段表情追求可爱灵动,自然活泼,俏皮中见落落大方。唱腔上绝不飙高音,而是运用自己擅长的清板,另辟蹊径,独树一帜,不仅好听,而且朗朗上口,传唱度很高。正是追求做到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精”,使得孟莉莉在上海越剧院诸多花旦名家中脱颖而出,只要她演,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戏份,也绝对讲究,总是让人过目难忘。特别是她在《西园记》中有一段“十八个赵小姐”的唱腔,可谓脍炙人口,不仅唱得夸张风趣,更唱出了人物俏皮机灵的性格,有很强的喜剧趣味,深受欢迎,无可超越。

说她拥有一颗大爱之心,更是有上海市“慈善之星”的殊荣为证。晚年退出舞台后,孟老师与一众老友组织了纯公益性质的“笑口常开艺术团”,常年下社区,走基层,特别是敬老院、医院,为老年朋友们带去艺术的享受与欢乐,一干就是几十年,分文不取。获得“慈善之星”后,上海越剧院专门开了一次表彰会,号召青年演员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学习。年过九旬的王文娟老师也特意前来祝贺,在发言中表示“我要向阿孟(孟莉莉的昵称)学习,如果能年轻十岁,我一定也加入艺术团,去为广大老百姓服务!”孟莉莉闻言泪湿眼眶,拥抱着恩师,呢喃道:“老师,这都是您教我的,您教我的……”温馨的画面,令人永远难忘。

人生有涯,艺术无涯,孟莉莉老师一生的追求,恰好践行了王文娟老师所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台上演戏不怕复杂,精益求精;台下做人只求简单,知足常乐”。她的一众“丫头王”形象,必定永留人间!她的艺术虽未成派,却足称经典!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,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”不知为何,想到孟浩然这首家喻户晓的《春晓》,我总想起恩师王翹楚先生,想到落花生枝叶。如今进入雨季,绵绵春雨,更是催眠。春眠不觉晓,香甜的睡梦中,落花枝叶知多少?

落花枝叶知多少

许良

颈椎病、城市综合压力症)的榜首。如看失眠,来我们市中医医院看病的患者,不少是针对落花安神合剂来的。

落花安神合剂到底是什么药?有心人经常会问,其实就是一味落花生枝叶。以前花生叶是一味不起眼的民间草药,也常

被农民废弃。落花生枝叶为豆科植物落花生的地上部分。《滇南本草》记载:“治跌打损伤,敷患处”。《滇南本草图说》曰:“治疮毒”。落花生枝叶治疗失眠症,古籍文献无记载,现代文献仅有零星报道,但是现在已成了名声在外,全国知名的中药制剂。

在上海市中医医院,曾有一位鹤发童颜的慈祥老人,几乎每天七点多准时出现,不管三九严寒,还是三伏酷暑,迈步朝着自己的工作室走去。他不是别人——正是全国名老中医王翹楚教授。他曾荣获2015年上海市医师协会“仁心医师”特别贡献奖、2016年上海市教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、医德标兵、2017年中华中医药学会“最美中医”称号、2020年上海市中医药杰出贡献奖。实至名归,当之无愧。

1988年,吾师王翹楚教授受到《黄帝内经》“天人相应”理论启发,回忆起幼年在农村看到花生叶亦具有“昼开夜合”现象,由此及彼,触类旁通地联想到落花生枝叶“昼开夜合”现象与人体睡眠醒睡规律同步,同气相求,两者可能存在共同的物质基础,创新地提出落花生枝叶可能含有某种促睡眠物质的假说。1989年他从借1000元起步,组织临床、药理、药化、制剂工艺和文献等多学科参与,采取医、科、工、农结合,形成一个花生枝叶治疗失眠症研究课题组。通

过二十余年共同协作,终于证明落花生枝叶确存在促睡眠物质,其制剂用于临床治疗失眠症100万人次以上,按临床科研观察

1200余例均证明确有较好疗效。

世间百草皆入药,落花枝叶济世人。在九十四年人生长河中,王师风轻云淡,从事中医临床、科研、教学、管理70余年,带领的团队潜心30年,只为一夜眠,建树颇丰。“一朝沐杏

在江门赏禾雀花

蔡旭

明明是一群雀仔,怎说它是花?细看的确是花,太像麻雀了。

正是春暖时节,在广东江门市东湖公园的长廊藤架下,千万串吊挂着的繁花盛开,万千只麻雀一起飞舞。

真是太像雀仔了,太像禾苗飘香时翩翩起舞的麻雀了。

我见到这里紫色与淡青的禾雀花,有四瓣,花托似雀头,并且有两个如眼睛的黑点。正中向阳一瓣如雀背,侧两瓣如雀翼,底瓣后伸如雀尾。

花串被小藤串连着,禾雀栖息于浓荫中。明明是静止的,我却仿佛看到它们绕在头顶盘旋。甚至还听到了啾啾鸣唱,闹醒了满园春。

我跟着人们一起,纷纷举起手机,拍下万鸟欢腾的壮观。拍下活跃、快乐的情景,如同拍下自己欢呼雀跃的心情。

啊,会飞会闹的禾雀花,你告诉我们乐观向上的花语。

花团锦簇的禾雀花,你带给我们团结美满的境界。

你是花,你是雀,是花儿一样心花怒放的雀。你是雀,你是花,像雀仔一样漫天飞舞的花。



古镇系列——罗店古镇(剪纸) 李守白作

篋纸制作技艺,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篋纸,是中国传统的题诗写信所用的小幅精美纸张。相传唐代元和年间,寓居成都浣花溪的女诗人薛涛,创制了一种供题诗酬和之用的红色篋纸,深受人们喜爱,后人常以“薛涛篋”专称精美的篋纸。从唐代以来,随着造纸、染色、雕版和印刷等技艺的提高,篋纸除了多变的色彩之外,还有越来越多样的花纹和图案。特别是自明代中叶起,篋纸面貌更加多姿多彩。明万历年间,版画和木版水印技艺的空前发展,极大地促进了彩篋的制作,将篋纸真正提升为一种实用的艺术品。《萝轩变古篋谱》和《十竹斋篋谱》的问世是当时制篋成就的杰出代表,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

地位和影响。

谈篋崛起明崇祯年间。据记载和传说,明朝工部右侍郎谈伦(字本彝,明朝天顺进士,召稼楼人),心动于造纸业的经济收益颇丰,于是以其监制官篋主管的职务之便将造纸秘方从内府传出,由他的嗣子谈田、谈寿在浦东鹤坡里自设纸坊,依秘方“仿造宣德官篋,初时少量生产,馈送亲友和自用。消息一经传开,各地纷来争求,遂增加产量,广为销售”。谈氏在仿制官篋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研制,终于制成了名重一时的谈篋。清代文人杨光辅在《淞南乐府》中写道:“淞南好,文物盛流传。锋尉墨池勿董笔,时候诗社战谈篋,风雅百余年。”

在谈篋的制造史上,将谈篋推向极致的是谈仲和,《沪城

备考》所载:谈侍郎得榑染法于内府,其子孙谈梧又授其法于儿子仲和,造出众多品种,其中玉版、玉兰、镜面、银光、罗纹、朱砂、玉青等纸美奂绝伦,最是上乘。晚清文学家、上海城隍秦裕伯的族裔秦荣光的诗亦可佐证:“谈家秘制冠江东,篋法偷传内府中。超古蜜香冰翼上,玉兰镜面最称工”。一时间谈篋极为畅销,常常供不应求。松江西门外,采购谈篋的商贾云集长街,常聚不散,唯恐抢不到谈篋。谈篋压倒了原来的苏州纸篋。

谈氏的书画篋最受书画名家的青睐。明代书画双绝的艺

杏林夜谈

过二十余年共同协作,终于证明落花生枝叶确存在促睡眠物质,其制剂用于临床治疗失眠症100万人次以上,按临床科研观察1200余例均证明确有较好疗效。

世间百草皆入药,落花枝叶济世人。在九十四年人生长河中,王师风轻云淡,从事中医临床、科研、教学、管理70余年,带领的团队潜心30年,只为一夜眠,建树颇丰。“一朝沐杏

七夕会

工造纸文化遗产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理念交汇转化的新生态结合,保持手工造纸的技术与文化基因谱系的连续性的同时,形态上应时而变,推陈出新。

作为谈氏后人,多年来我的梦想就是制作出世界上最好的篋纸——谈篋,竭尽所能地赓续谈篋承载的文化记忆。为此我不断探索如何将江南文化、上海文化通过谈篋体现出来,其间凝结着社会各界的关爱,尤其得益于马承源、贾植芳等前辈的指导。经过多年探索实践,已将谈篋故里上海召稼楼的生态植物,一花一草等植入谈篋中,尺幅之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和人文情怀。

如今的谈篋焕新重生,以独特的技艺得到了社会各界、尤其是文人雅士的喜爱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